小學集解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學集解

(四)

張伯行纂輯

小學集解卷之六

善行第六　凡八十一章。實立教八。實明倫四十五。實敬身一十八。

呂滎公。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紳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韤縛袴。衣服惟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衞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略降詞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

友而能有成者少矣。此賢父母教子之善行也。滎公河南人。仕至光祿少卿。封滎陽郡公。故稱公。公著字晦叔。宋哲宗朝丞相。封申國公。謚正獻。滎公其長子也。簡而不煩。重而不佻。寡謂省事。默謂愼言。不以事物經心謂心有所主而不營營於事物也。申國夫人。滎公母。參政魯宗道女也。歐陽公名修。字永叔。謚文忠。焦先生字干之。名伯強。正獻公與夫人教子如此之嚴。又得焦先生嚴毅方正。化導於外。故滎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也。呂新吾曰。善教子者。一嚴之外無他術。善用嚴者。一愼之外無他道。今之教子者。每事姑息疏略。不耐留心。及德性已壞。而笞扑日加。徒令傷恩。無救於晚。視正獻公與申國夫人。可以悟矣。

呂滎公張夫人。待制諱昷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爲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邪。其嚴如此。此教女子之善行也。張夫人。滎公妻。待制官名。昷之。滁州人。都轉運使。亦官名。張待制與呂正獻皆參政魯宗道壻也。愛其女者。必教之以禮。禮始於飲食。故於飲食之際嚴之。自其幼而在家。已教之習儉。而不貪味。及出嫁後。猶恐其私作飲食。以壞家法。其閫範之嚴如此。即飲食一端推之。凡事無不皆然。豈敢縱其所欲。背舅姑以行其私者乎。

唐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

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此言教士貴務本也。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學以忠孝爲本。久不省親。非孝也。所學者何事乎。聞言而還養者二十輩。蓋感動其思親之心也。三年不歸侍者。貪功名而忘其親。不可以居學校之地矣。宜其斥之而不容也。

安定先生胡瑗。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劘。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爲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執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此言教士當尚實學。以明體達用爲務。不可徒尚文辭。苟趨利祿也。自隋唐以來。仕進之弊極矣。先生爲蘇湖二州教授。嚴立規條約束。而以身爲諸生之倡。衣冠禮貌之間。乃學者威儀之所表著。不可不肅。雖大暑。必以公服相見。則平時不苟可知。蓋師嚴然後道尊。故禮不可須臾廢也。至於解經要義。則引而切於諸生之身。先治己而後治人。爲文章。則必依經以

明理。不務浮華。矯隋唐以來之弊。教澤如此。宜乎蘇湖二州之士。信師說。敦行實。而儒學盛於東南也。先生後爲國子監直講官。學徒愈衆。總由教法之善。故興起者多。其置經義治事二齋者。隨材造就之道也。疏通言其才識之高明。有器局。言其德量之寬廣。此可與爲經義之學者上也。治民、治兵、水利、算數或專或兼。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次也。孔子四科教人。孟子成德達材。卽是此意。夫學校者。人材之所從出也。教授之職。以天子命教其邦人之秀者。是宜守先王之道。嚴條教。敦實行。因材而篤。期於明體達用。如安定之教蘇湖。方爲不負厥職耳。後之居是官者。可不愼重其選哉。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埽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

廉恥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此章論學校之法。必擇師以教人。擇士以入學。教之而後可用也。正風俗。得賢才。乃治天下之本。而賢人又風俗之本也。欲得賢才。必先立教。欲立教。必先擇師。宜先以禮命大臣之賢者。及內外庶官。使其盡心推求。詢訪天下之賢才。上者。朝廷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以禮敦送。使賢才萃於京師。則可以講明聖賢之學矣。學之道如何。人倫則親義序別信。物理則天地萬物之理。其教有小學以成其始。有大學以成其終。自灑埽應對。以至周旋禮樂。小學之教也。自修身以至化成天下。大學之教也。故雖鄉里之常人。可教之以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則尊之爲師。擇取才識之明達者。使受其教。及學之既成。上者使教國學。其次以分列天下州縣之學。則掌教者得其人。而師道立矣。其擇士入學也。縣令每歲以鄉飲酒之禮。會其鄉老。有衆推爲賢才者。升於州之學。其入於州者。郡守又以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每歲。推論其賢能於朝。此選士之制也。然必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讓爲主。又必通明學業。如安定所謂經義者。曉達治道。如安定所謂治事者。士必有體有用。斯可以從政臨民。治天下者。循是而行之。何患賢才之不可得。而風俗之不可正哉。朱子以爲明道此論。最爲有本。志復古者宜倣法焉。

伊川先生看詳學制。大概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宋元祐五年。伊川先生充崇政殿說書。同孫覺看詳國子監條制。立法數十條。見文集。此舉其大概而言也。學校乃教化之本。禮義相尙之地。舊制。每月公私試補。以文藝考定高下。是月月使之爭也。殊非教養之道。請改月試而爲課。業未至則教之。而不定其高下。所以息其爭競之心也。然教之本。必有道德之士爲學者所矜式。當置尊賢堂以延納之也。鐫刻也。解額。貢舉之

額數也。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國學解額增至五百人。常有萬餘人離父母骨月而奔湊者。故欲量留百餘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使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所謂鐫解額以去利誘也。舊制。三舍升補。乃按文責迹。有司之事。今欲省去繁文。專委長貳之賢者。推擇士之有行藝者以聞於朝也。行檢、行誼檢點也。士人不修行檢。或無異市井小人。朝廷立教法以勉勵之。所以厚風教也。待賓、謂行能可賓敬者。吏師、通於治道。可爲吏師法者。置齋以居之也。觀光。所謂觀國之光也。大學首善之地。立此法。使天下之人。皆得入而觀禮儀。聽絃誦也。此皆因時制之弊。而裁酌之。若明正學以興正教。明白簡易而可行者。則上文明道所論爲正風俗得賢才之本也。學者當合二先生之言參觀之。

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藍田。縣名。在西安府。呂氏兄弟四人。長大忠。字進伯。次大防。字微仲。次大鈞。字和叔。次大臨。字與叔。鄉約、與鄉里約誓共爲善去惡也。卽古人比閭族黨之遺法。朱子既載呂氏鄉約於此。嘗而又因其節目而增損之。更爲詳悉。鑿鑿可見諸行事。今並錄之。以待有志同善之君子舉而行焉。○朱子增損呂氏鄉約曰。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卹。衆推一人有齒德者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於一籍。德業可勸者書於一籍。過失可規者書於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於約正。而授於其次。○其曰德業相勸者。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修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游。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鬬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其曰過失相規者。謂犯義之過六。一曰酗博鬬訟。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鬬、謂鬬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者是也。二曰行止踰違。凡踰理違法。衆皆惡之者是也。三曰行不恭遜。凡侮慢鹵德。謙人長短。恃強淩人。知過不改。聞

讒愈甚。是也。四曰言不忠信。或爲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則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是也。五曰造言誣毀。凡誣人過惡。以無爲有。以小爲大。面是背非。或作嘲詠匿名文書。以發揚人私隱。及喜談人舊過者。六曰營私太甚。凡與人交易。傷於掊克。專務進取。無故而好干求假貸。受人寄託。而有所欺。是也。不修之過五。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而己與之游處。是也。二曰游戲怠惰。遊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務閒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及賭博財物者。怠惰謂不修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也。三曰動作無儀。凡進退太疏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或不衣冠而入街市者。是也。四曰臨事不恪。謂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是也。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爲侈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是也。○其曰禮俗相交者。謂婚姻喪葬。祭祀往還。書問慶弔之類。○其曰患難相恤者。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也。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爲告之官司。貧則爲之助出募賞也。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爲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也。四曰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貧乏則賻贈。及爲之借貸也。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爲之區處。稽其出納。或聞於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爲之求婚姻。貧不能存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淩之者。衆人力爲之辦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也。六曰誣罔。有被人誣罔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爲言之。有方略可以救解。則爲辨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人聚財濟之。或爲之借貸置產。以歲月償之。○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朱子取他書及附己意。稍增損以通於今者也。愚按鄉約平實可行。若得社倉之法。以相表裏。則一鄉之中。無不被教養之惠者。士君子進未得行其道於天下。退而修於家。以推實惠於鄉。其亦可矣。

明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章言教人之道。本末備具。而循序漸進。惟恐學者厭卑近而務高遠。輕自肆而實無得也。格物致知。以求知所止。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以求得所止。灑埽應對。小學之教也。窮理盡性。卽致知至平天下之事。大學之教也。先習之於小學。而後進之於大學。循循有序。所以賢愚皆得其益。朱子實立教之義。以明道先生教人結之。其示人之意切矣。

右實立教。凡八章。首二章。實家庭男女之教。次五章。實學校鄉里之教。後一章。實師弟子之教。大抵男女之教。當預養之於幼穉之時。至於學校則以忠孝爲先。敦尙實行。爲明體適用之學。此立教之本務也。而擇師選士。養賢育才。推之於比閭族黨。法無不詳。而意無不周焉。立教之道。盡於是矣。而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大學之教。必由小學始。此朱子輯是書之意也。學者循其序而實體焉。內聖外王之學。豈舍此而得之哉。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殺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後漢書列傳。江革字次翁。臨淄人。王莽末年。世亂初起。革負母逃難。歷道路之艱危。採草木以爲養。至誠感動盜賊。終得母子俱全。豈非孝心純篤。有以致之哉。乃至飄泊貧窮。行傭供母。母身所需之物。莫不竭力營辦。世有處安樂之境。而高堂奉養或不能盡承歡之道者。革在患難貧苦中。獨能如此。厥後天下旣平。奉母歸里。里人稱曰江巨孝。史載之獨行傳。誠足爲人子之勸哉。

薛包好學篤行。父聚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埽。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服喪過哀。旣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

止。迺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漢書列傳。包字孟嘗。漢汝南人。遭後母之變。見惡於父。被杖被逐。而孝心益篤。近於負罪引慝。蘧蘧齊慄之誠矣。宜父母自慙其不慈而還之於家也。至其分財析產。讓美受惡。尤人情所難者。但人之能讓。未免有好名之意。欲令人知。包既薄於所取。復託詞云爾。所以泯其能讓之迹。子弟以可受而曲全其親愛之心也。包值家庭之變。既能積誠以感其親。又能毫無爾我。而厚遇其弟之子。可謂善處所難。而不失其正矣。後世父子異居。兄富弟貧。不相救濟者。獨何心哉。包後以侍中召。賜米千石。長吏問起居。八十餘以壽終。天之報施孝子。不亦厚乎。

王祥性孝。蚤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埽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忽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晉書列傳。祥字休徵。琅琊人。祥雖失愛於父母。恭謹愈至。每執勞苦之役。而不以爲怨。蓋惟知敬父母之命而已。至於侍疾之勤慎。衣不解帶。藥必親嘗。心心念念在父母身上。故至誠感召。鯉出於冰。雀入其幕。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蓋天地雖高遠。與人心常自流通。特患人心不誠。無由動天地。觀王祥之事。正所謂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非其篤孝純至。能如是乎。又載抱樹而泣一事。總見至孝之心。惟恐稍拂親意。則其平日之承順無違。可知矣。

王裒字偉元父儀爲魏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密助之者裒皆不聽及司馬氏篡魏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晉書孝友傳裒山東青州人父名儀按魏嘉平四年吳諸葛恪敗魏師於東關時司馬昭爲元帥儀時爲司馬蓋麾下之官參謀軍事者也昭問今日之事誰任其咎欲推責於他人也儀曰責在元帥一言觸忤遂死非命此裒之所以痛心泣血不共戴天者也隱居教授不與仇讎同朝雖三徵七辟豈能釋其思親之痛哉結廬墓側攀柏悲號淚染樹枯傷心慘惻哀哀劬勞之詩三復流涕而不能自已後世猶代爲悲感況其門人乎既已無可奈何則敝衣菲食苟延殘喘冀得從親於地下而不能自享豐足以快然於人世也司馬炎既篡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孝子之志有可傷者矣

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温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西河縣名延字延先色養以和悅之顏色而奉養所謂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愉色婉容者也扇枕温被皆愛親之篤惟恐寒暑之傷其體也體無完衣貲乏極矣而父母之養甘旨必備貲而能養尤可見其孝之至而人所難也世之人乃有吝財而缺於養者視此能無歉乎

柳玭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縰笄拜於階下。卽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柳氏家訓。山南名琯。唐博陵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言其祖母唐夫人事姑之孝也。婦之於姑。固當盡孝。然亦甘旨時供。色養兼至而已。若唐夫人以其姑年老無齒。輟其子之乳以乳姑。使非至愛本於中心。何以肯如是耶。且其每旦必櫛縰而笄。拜於階下。然後升堂。所以致其敬者如此。尤人之難也。婦之孝敬於姑。原非望報。而長孫夫人感新婦乳養之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世閒富貴福澤。不足歆羨。惟子孫孝敬相承。綿綿不斷。此是最難得之事。有至德者必獲天眷。崔氏一門昆弟子孫之盛。甲於鄉族。其昌大之福。皆唐夫人一念孝敬至誠有以貽之。後世之爲婦者。尙其知所勸哉。

南齊庾黔婁爲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南史孝友傳。黔婁。字子貞。新野人。其父名易。此人子侍疾之孝也。黔婁到官未十日。父在家遘疾。婁在遠方。心驚汗出。其天性至孝。骨肉相感。與曾子齧指心痛事相類。及棄官而歸。嘗糞憂心。祈天請代。果得父愈。豈非至誠足以格天乎。或疑壽命定數。稽顙北辰。求以身代。得無近於荒唐。不知周公請於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聖人固已爲之矣。

按朱子曰。禱是正理。自合有應。不可謂無理而姑爲之也。若如後世不務醫藥。專信巫覡。祈禱淫昏之鬼。則必無應耳。

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冢壙。南史孝義傳。何子平。會稽人。海虞今常熟縣也。此人子居喪之孝也。子平喪母。哀毀過於常禮。出於孝心。不能自已。乃以饑荒師旅之故。致營葬無期。晝夜號哭。常如初喪之日。八年中。冬不求煖。夏不求涼。食不求飽。居不求安。總由親未歸土。自視爲天地間罪人。蔡興宗憫其苦而嘉其孝。代爲營葬。亦錫類之仁哉。世人惑於風水之說。久淹親柩。而爲子者飲酒食肉。居處安逸。無異平時。不自知其爲天地間罪人也。讀此可自警省。

朱壽昌生七歲。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閭。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繇是天下皆知其孝。壽昌再爲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拊其弟妹益篤。爲買田宅居之。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

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壽昌字康叔。宋天長縣人。此人子處變之孝也。壽昌父名巽。爲雍州太守。昌生母劉氏見妒於嫡妻。出嫁民閭。昌以父蔭桑官。歷二郡守。嫡母既喪。始知其事。乃棄官入秦。必欲尋母。行至同州。避雨於遂族。忽有老婦冒雨拾薪而歸。因傷而歎息曰。吾兒壽昌。安知母今日如是。壽昌聞語驚愕。近前慇問。果其生母劉氏也。年已七十餘。意其精神感格天地。故有此奇遇也。雍守錢明逸。以壽昌棄官尋母事聞於朝。詔壽昌還舊例棄官者不復職。以尋母故。命復就官。天下皆知壽昌之孝。以便養故。辭郡守而爲河中府通判。蓋不以功名之榮易其家庭之樂也。迎其民閭同母弟妹以歸。相與居處。母卒盡哀。撫其弟妹。使有恆產。益加厚於母存之日。其於宗族。尤能盡其恩意。嫁孤女。葬停柩。蓋壽昌孝心純篤。一則推愛父之心而篤於宗族兄弟。可爲千古人子之法矣。

一則推愛母之心而篤於同母之弟妹。

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浮屠。佛氏也。自佛氏入中國。以禍福誑愚民。父母之喪。必設道場。追薦。習以成風。三代以前。禮教修明。不聞其有是也。不特三代。即秦漢以後。佛法未盛之時。亦不聞其有是也。奈何不遵古禮。而惑於邪教。舉世皆然。故程子嘗曰。此事被他欺誤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蓋甚歎世人之謬也。先生家治喪。依古禮。不用浮屠。而洛中亦有一二人家化之。則化之者亦少矣。然足以見秉彝之正在人心者未嘗泯沒。但溺於流俗。畏人議論。不能恪遵古禮。故隱忍而從之耳。昔滕世子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後因孟子之言。毅然行之。而四方來觀者。皆悅服。其知禮。豈非道貴自盡。不可因人而人心不滅。始而疑者。卒而信歟。世有明理不惑之儒。篤信程朱之說。親喪一依古禮。不作佛事。中流砥柱。未嘗不可以障狂瀾也。士君子處世。當爲化俗之人。切不可爲俗所化。

霍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愼。未嘗有過。爲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

視之不失尺寸。漢書本傳。霍光字子孟。平陽人。仕至大將軍。禁闥、宮中小門也。郎、僕射、皆官名。此以下言人臣事君之善行。而以霍光居官之謹爲可法也。光爲大將軍。受武帝遺詔。輔少主。故得出入禁闥。履危疑之地。居重大之任。非小心謹慎。則一事之失。人將伺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二十餘年之久。未嘗有過。良由其爲人沈靜而不浮躁。詳審而不麤率。故能進止不失尺寸。有以鎭服人心。而爲朝廷倚重者也。按霍光非有學問之功。其小心謹愼。沈靜詳審。原出於天姿之美。而所以能任天下之大事者。其本領實在乎是。故知麤心躁率。非大受之器也。

汲黯。景帝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卽位。召爲主爵都尉。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爲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疾病。且滿三十月。上嘗賜告者數。終不癒。最後嚴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

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宏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史記。汲黯。字長孺。濮陽人。洗馬。官名。洗、猶先也。太子出。則當直者前導也。主爵都尉。亦官名。中二千石。謂九卿以上官。一歲俸滿二千石也。戇、愚直也。數、責也。漢法。病滿三月。當免官。帝常賜休假以養病。嚴助。會稽人。大將軍青。姓衛。踞、蹲坐也。廁。牀邊側也。丞相宏、姓公孫。寢見。閒時進見也。武帳、置兵衛於帳中也。此言汲黯忠直之善行也。子路問事君。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禮事君有犯而無隱。故爲臣之道。以忠直能犯爲貴。寧爲忠直而過於戇。不可欺隱而流於諂。後世人臣。持祿固寵。專以依阿側媚爲事。寧效立仗之馬。不爲朝陽之鳳。中夜問心。豈事君不欺之道乎。汲黯立朝。始以嚴見憚。繼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其天性忠直。視功名爵祿。置之度外。豈田蚡驕貴之勢所能屈乎。多欲之對。觸犯帝怒。公卿皆爲之懼。欲其和柔順旨。而不知黯之自信。固有素也。其言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此言直令丞相公孫宏輩。赧顏無地矣。又曰。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明事君以致身爲不辱朝廷也。人臣而知此義。庶幾得勿欺而犯之道。與有犯無隱之禮矣。武帝知人。外雖惡其言之戇。而內實鑒其心之忠。以社稷之臣相許。可謂聖明知己。敬禮之至。雖以大將軍丞相之尊貴。常狎褻視之。而獨不敢慢黯。由其忠直之性。出於至誠。故也。黯之氣節。見信於同朝。見禮於當宁。雖千載以下。想像其人。猶懍懍然足以廉頑而起懦。豈非人臣事君者所當法乎。

初。魏遼東公崔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幷州。受布千匹。事覺。黑子謀於著作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

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言語。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愼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鄙問。皆云浩所爲。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匄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不從。何也。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出北史列傳。朱子引此。以明人臣事君以不欺爲主也。允告翟黑子曰。公維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也。夫首實則不欺。不欺則

雖殺無悔。而猶望其萬一之見原。不首實則欺。欺則雖倖逃於法。已是不忠。而況乎罪上加罪。決不可免也。兼理之是非事之利害言之。爲黑子謀。可謂忠矣。黑子不從。亟以見殺。豈非人臣欺君之明鑒哉。及允與崔浩同修國史。得罪武帝。太子欲爲脫死。告以歸罪於浩。而允至帝前。自認不隱。卽有罪首實之意。所以告黑子者也。帝鑒其不欺而赦之。允乃與太子自明心事。以爲死生榮辱。義無獨殊。違心苟免。非臣所願。蓋上不敢欺其君。下不敢欺其友。而內實不敢欺其心。宜乎太子之動容稱歎。向使黑子能從允言。未必遂至於死。是黑子負允。非允之負黑子也。大抵凡人處事。不幸有過。切不可彌縫文飾。以重欺罔之罪。況在君父之前。尤當自陳罪狀。明白無欺。赦與不赦。在君而已。黑子以欺而殺。允以不欺而免。何莫非其自取哉。

李君行先生。名潛。虔州人。入京至泗州。留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出呂氏童蒙訓。言君行以不欺教子弟也。宋都汴梁。京師在開封府。子弟欲先往京師。僞繫開封戶籍。以便應舉。君行止之。以爲應舉乃人臣入仕之始。不可先萌欺僞之心。寧可不早得舉。不可以欺君也。推此一端。可以知事君不欺之道。當於始進嚴之矣。

崔元暐母盧氏。嘗誡元暐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

內愧於心。元暐遵奉教誡。以清謹見稱。唐書列傳。元暐。名曄。博陵人。此言居官者貴廉潔也。世俗見好官。多得錢。榮身肥家。求田問舍。人鄙羨之。不以爲非。豈知此物從何而來乎。盧母教子。舉好消息。惡消息之言。以爲確論。蓋欲其子寧守清貧。不可貪圖貨賄。以玷官箴也。父母愛子。必使其子爲廉吏。不欲使其子爲貪吏。子愛父母。必以善養其父母。不可以非義之物奉之。父母彼見錢物而喜悅者。世俗無識之父母則然。苟念此物所從來。豈果出於俸祿餘資乎。抑亦貪汚刻剝。非理得之。未可知也。夫盜賊竊人。法所不宥。居官而非理索錢。何異盜賊。雖倖免國法。而中夜捫心。寧不有愧。然則爲父母者。亦何樂乎子之非理錢物以奉我也。元暐能遵賢母之教。卒成清謹之名。所謂有是母方有是子者矣。

劉器之待制。初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器之名安世。宋元城人。仕至寶文閣待制。張觀字仲賓。毘陵人。勤以從政。則不至於廢弛。謹以持身。則不至於疏失。和以待人。則慈祥豈弟。而無乖戾之心。緩以處事。則從容詳審。而無急迫之病。此蓋張參政守官多年。得力在此四字也。後生不察。以緩爲疑。故參政復正告之。緩非忘緩不及事之謂也。世間萬事。因忙而錯者甚多。苟能從容以詳審之。則不至於追悔莫及矣。故緩之一字。最宜體認也。

伊川先生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安定胡瑗也。門人如劉彝、錢藻、孫寬、范純仁、錢公輔輩。安定之教。分經義治事二齋。講於經義者深。則知稽古。習於治事者久。則知愛民。以之爲政。何難之有。蓋明體適用之學。所以造就及門者有素矣。世人爲政而不本於學。則刑名是尙。安事稽古。操切爲治。何知愛民。吏治所以難言也。

呂滎公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其子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舜從對曰。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愼。乃所以求知也。舜從名疑問。滎公第二子也。有官守者當修其職。干人舉薦。是競進而好名矣。滎公自守以正。而舜從克紹父志。惟務勤愼。不求人知。乃居官者所當法也。按朱子曰。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戒人躁進沽名之意。與此正相合也。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紝。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既許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以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出列女傳。按婦而孝可敬也。婦守節而盡孝。尤可敬也。不稱節婦而稱孝婦者。言孝則足以統乎節也。夫當行戍。以老母爲託。其志可悲。但少婦新婚。尙未敢必其能守節也。孝婦一諾。終身不渝。紡績養姑。終無

嫁意。及父母見逼。乃自言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既許諾之。其守節不移。只知有姑之當養而已。而養姑之孝。又只知奉其夫臨別之一言與己之一諾而已。養不可輟。諾不可忘。矢死靡他。對夫不愧。世間讀書男子。能自踐其諾如孝婦者幾人耶。二十八年。無二其心。生則奉養無缺。沒則葬祭盡禮。不惟節全。兼亦才全。夫雖死猶不死也。以婦道代子道。故言孝則足以統乎節也。褒奬賜金。號曰孝婦。眞足令百世起敬。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清則潔己而不污。苦則刻志而不移。學以清苦而成行。以清苦而立。故桓奇而以女妻之。宣素甘清苦。不喜紛華。少君能從其志。一旦去華飾。著布裳。挽車汲水。修行婦道。君子不多鮑宣之賢。而爲少君難也。呂新吾曰。少君以富家女。幡然甘貧婦之行。古稱習氣難脫。士君子叅世窮年。不能變化。而況新婦乎。少君可謂勇於義矣。吳思庵曰。此章可爲世法者有三善焉。世俗擇壻。必慕富貴。桓氏家本富饒。能以女嫁清貧之士。一善也。女婦之性。喜富貴而恥貧賤。少君生長富驕。一聞夫言。即能屏侍御服飾。克安貧賤。二善也。常人當貧賤之時。不能安命自守。妻之資財。孰不以爲當得。宣一切辭之。不啻涕唾。三善也。按朱子引此。以明夫婦之倫重在鮑宣與少君善行。其父擇壻。又當別論。

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蚤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己。乃斷髮爲信。

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卽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時文寧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乃微使人風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尙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曹爽、魏宗室。夏侯、姓。文寧、名。此言令女毀形守節。以全仁義也。令女年少。夫死無子。恐家必嫁己。乃斷髮截耳。自矢不嫁。依夫兄曹爽以居。及司馬懿殺爽。爽其族。令女無所依。其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父。又使人風以改節之意。令女計無復之。斷鼻毀形。以絕父母之意。亦可悲矣。家人見其如此。莫不悲哀。因勸令女以自愛。不必乃爾激烈。且人所以矢節者。爲立孤繼嗣計耳。今曹氏已無遺類。何所爲而出此哉。不知令女所見甚明。所守甚定。以爲仁者不以時有盛衰而改其節。義者不以人有存亡而易其心。盛時尙思圖終。衰亡何忍輕棄。不仁不義。斯禽獸之行也。嗚呼。魏晉之際。廉恥道喪。士大夫改節易心者。何可勝數。令女一女流耳。乃冰霜自矢。百折不回。歷盛衰存亡之變。慨然抱仁人義士之操。此其天性有過人者。厥後司馬氏聞而賢之。聽令女養子爲曹氏後。仁義之能感動人心如此。

唐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盜賊數十。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惟有姑自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出唐書列女傳。按盧氏冒白刃以救姑難。家人問其何獨不懼。盧以仁義爲對。夫仁者不遺其親。義者不後其君。此孟子之訓也。世人鞏然誦之。求其實踐者幾人乎。平居無事。議論偉然。一旦臨利害。遇事變。而遺親後君者。往往有矣。孝婦略涉書史。素知仁義之訓。其平時能盡婦道。閨門孝養。人不得而知也。乃至禍生不測。家人奔竄。孝婦獨挺身衛姑。幾死不懼。此非見明守定。眞能以仁義自矢而能然乎。觀其言曰。萬一危禍。豈宜獨生。蓋孝婦之志。以死自處。故不畏死。幸而不死。姑婦兩全。天也。若其不幸。則必捐軀以殉。不待言矣。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誦其言。懍懍然有成仁取義之氣。

唐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卽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羣盜乃捨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奉天。縣名。屬京兆。永泰。唐代宗年號。第五。覆姓。琦。名也。二女生長草野。或鮮父師之教。自其幼時。卽有志操。蓋天性也。遇賊驅迫。義不受辱。投崖而死。姊妹相從。可謂貞烈矣。人誰不畏死。然所惡有甚於死者。夫女子以節爲貴。

與其失節而生，不若全節而死。且身雖死而流芳百世，則猶不死也。彼畏一死而失節者，獨何哉。

繆肜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取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言。肜深懷忿歎，乃掩戶自撾曰：繆肜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後漢獨行傳。肜字豫公。召陵人。仕至中牟令。有異政。自撾以杖自擊其身也。大凡兄弟不和，多因妯娌有閒。然古人必反身自責。所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是也。繆肜兄弟四人，本相和睦。及娶婦之後，婦人無識，遂求分異。又數數將言語鬬爭，致家庭閒失和睦之氣。肜深懷忿歎，不告諸婦，不告諸弟，只是自恨在己無感格之道。乃掩戶自撾。且呼己名而責之曰：汝平日修身謹行，學聖人之禮法，將以齊整天下之風俗，奈何使一門之內，骨肉紛爭如此。不能正家，又何以正天下乎。弟及諸婦聞之，因自感悟，叩頭謝罪，敦睦如初。不敢復言分異事矣。大抵人之處家最難。必責己厚而責人薄，方能感化。向使繆肜因諸弟婦不和，遽起忿疾之心，紛然詰責，必將愈肆囂陵而不可止。惟自怨自艾，出於中心之誠曰：此皆我之罪也。彼諸弟婦輩，亦將反而自怨自艾曰：此我等之罪也。天下事各執己是，則鬬爭日甚。各認己非，則良心自萌。以此處家庭，其庶幾乎。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

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出北齊循吏傳。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能決斷。固是愚民無知。亦由在上者不能以手足之誼動其良心耳。乃攀援證據。至於百人。觀其勢在必爭。只知有田地。而不知有兄弟。亦可哀矣。不思兄弟父母所生。一失難以再得。田地金錢所置。此去可以彼來。而忍讎其難得之親。爭其易得之物乎。太守言至此。因而下淚。遂使諸證人莫不灑泣。蓋人人有兄弟。思量兄弟難得一言。孝友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普明兄弟。雖久爲私欲錮蔽。不覺良心復萌。叩頭悔過。十年紛爭。一朝冰釋。同住和好。而田地更無論矣。此見兄弟之愛出於天性。諭之以誠。未有不感動者也。

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出晉書列傳。王祥臥冰求鯉。已見孝親善行。其弟覽。出於繼母所生。天性友愛。尤爲難得。婦人待前子少恩。而於己子則愛者。此其常也。覽纔數歲。見兄受撻。涕泣抱持。則母之箠楚。當有所不忍加也。稍長。屢諫凶虐少止。非理之使。輒趨與俱。至於妯娌之閒亦然。母患已生之子婦勞苦。而待祥亦有恩焉。覽生質之美如此。以視象之謨蓋相去何如哉。爲弟者當以爲法。

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沒於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絞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

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紹服攸喪三年。晉書列傳。攸字伯道。平陽人。常人愛其子。必勝於兄弟之子。攸當事窮勢迫。自度不能兩全。棄子存姪。以義斷恩。此人情之所難者。其事雖非中庸。而可以愧世人之愛己子。而薄於兄弟之子者。朱子所以有取焉。本傳載其繫子於樹而去。則不近人情。而爲忍心害理之甚者。史不可盡信。故朱子不錄。而但存其棄子之事。以爲處變之權衡焉。

晉咸寧中大疫。庚袞二兄俱亡。次兄毘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毘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出晉書孝友傳。兄弟之誼。同胞連氣。死生共之。世俗兄弟凡事皆分爾我。至於疾病。亦恐相染。則友愛之心安在乎。袞二兄既亡。次兄復殆。當癘疫之氣方盛。雖父母諸弟皆出舍於外以避之。袞獨留不去。自言性不畏病。謝其父兄。於病者則晝夜扶持。盡其調攝之道。於亡者則撫柩號哭。盡其哀戚之誠。所以不畏病者。無他焉。一片友愛至誠。通於神明而已。厥後疫勢既歇。兄弟俱全。父老咸歎美之。疫癘不能相染。眞足以破世俗之惑。而興起人友愛之心矣。

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

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旦莫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閒言。

出北史傳。播字延慶。華陰人。爲元魏平東將軍。弟椿、官司徒。津、官司空。一門七郡守。三十二州刺史。家世純厚。言其積德之久。並敦義讓。兄弟以下。皆賢也。平居不入內。美味必同食。廳堂隔幔。偃息談笑。兄弟怡怡之意。不忍一日相離。與世人享富貴而私其妻子者異矣。以下言津之事椿。盡恭敬之禮。可爲人弟者法也。大兩人皆年過六十。其壽略相等也。並登台鼎。其貴又相似也。而津之事兄。不以老而弛其恭。不以貴而易其敬。命坐而後敢坐。命食然後敢食。四時嘉味。未寄不敢先食。友愛之心。出於天性之自然。所以家人化之。百口同爨。庭無閒言。而純厚義讓之風。永久而勿替矣。

隋吏部尚書牛宏。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其妻迎謂宏曰。叔射殺牛。宏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隋書列傳。宏、字里仁。安定人。從來兄弟閒隙多起於婁孽

之譖言。無端之事。猶或聽信。況其顯著者乎。宏弟酗酒。殺兄駕車之牛。無禮甚矣。妻之告訴。不爲無因。宏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蓋不以一畜之微。而稍移其友愛之心也。妻復以爲異事而再言。以激怒之。宏曰。已知。顏色自若。始終友愛。豈爲婦言所動哉。或疑宏不惜一牛。不聽婦言善矣。獨不防閑其弟而縱其惡。可乎。曰。教訓其弟。自在平日。若因此事而生怒心。則私矣。因妻言而有不平之意。則閒隙從此起矣。宏之所處。可以爲法。

唐英公李勣。貴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然火煮粥。火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如此。勣曰。豈爲無人邪。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爲姊煮粥。復可得乎。唐書列傳。勣本姓徐。曹州人。賜姓李。封英國公。僕射。宰相也。姊妹與兄弟。皆同氣也。勣貴爲宰相。姊病。親爲煮粥。悲年之易逝。不以既貴而憚其勞。其愛姊之情篤矣。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伯康。名旦。官郎中。此溫公事兄之愛敬也。奉之如嚴父。敬之至也。保之如嬰兒。愛之至也。老人腸胃弱。易飽易飢。氣體虛。易寒易熱。故拊問之勤如是。

近世故家。惟鼂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鞏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游。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

家舊族皆不能若是　出童蒙訓。下同。故家、舊家也。晁以道名說之。濟淵人。因字疑羨文。父之姊妹曰姑。祖之姊妹曰尊姑。此言稱呼之閒。宜循尊卑之禮也。晁氏以道能教子弟以敬長。故雖羣居相呼。或叔或兄。或親或友。皆有行次稱謂。而不敢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傲慢之習長。而謙厚之意微矣。此條通兄弟朋友言。

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呂滎公聞之曰。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矣。古人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包公名拯。字希仁。孝肅謚也。宋廬州人。尹京知開封府時也。此章所引善行。蓋以實朋友之交。夫人之交。莫患乎見利而忘義也。利之所在。背死欺生。良心喪失。今此人乃不以既死之友而利其財。必欲以還其子。其子復不肯冒認其父之所寄。而不受。諸其人從來見利而爭者多矣。未聞見利而讓者也。相爭而官不能判者比比矣。未聞相讓而官不能強者也。推此心以交友。豈有不信者乎。人性皆善。可以爲堯舜者。惟其不爲私欲所蔽而已。常人之心。蔽於私欲。自己不能行善。便概謂天下無好人。是自賊其德也。觀此兩人相讓。則堯舜之事不難爲矣。

萬石君石奮歸老於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

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訴訴如也。惟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迺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漢書列傳。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萬石君。路、馬、君駕路車之馬也。謁、省也。歸省祖父也。誚讓、以言責之也。勝冠、謂年及冠者。漢法在官五日則休假一日。以洗身沐首。子舍、小房也。中帬、中衣。廁牏、穢器。言石奮以孝謹教家。事事不違乎禮。過闕而趨。惡乘車馳驟。以致敬也。子孫歸省。朝服見之。示以禮也。不呼其名。謹厚之意也。有過不誚讓。但爲便坐。對案不食。以自責。必令其悔悟改過而後已。子孫年及冠者。在側。必冠而不慢。即遇僮僕。亦和悅而不肆。賜食於家。如在上前。敬君之至也。執喪哀戚。子孫遵教。孝親之至也。孝謹之聲名。聞於郡國。齊魯二郡之儒。素稱積行。皆自以爲不及。則萬石君之不言躬行。以教於家。可知矣。至其二子建慶。遵父教訓。亦以孝謹稱。建爲郎中令。已年老。每休沐日。必入父之小房。竊問侍者。取父內衣穢器。身自洗滌。不使父知。久而不倦。其孝如此。慶爲內史。過乘醉而歸。入里門。失於下車。萬石君聞之。惡其驕傲。即不食。自責。慶恐。懼謝罪。至使闔族之人及兄建。皆爲肉袒。萬石君乃許其自新。而不深罪。自後慶及諸子。入里門。即下車步行至家。其謹如此。總之。萬石君以

禮法教子孫。而子孫遵教。不敢以富貴驕人。可爲士大夫齊家之法。

疏廣爲太子太傅。上疏乞骸骨。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斤。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置田宅。老人卽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漢書列傳。廣字仲翁。潁陵人。宣帝立太子。拜爲太傅。疏受爲少傅。太子年十二。能通孝經論語。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意欲相隨出關。歸老故鄉。受叩頭曰。願從大人議。卽上疏告老。帝及太子皆賜金。廣歸以所賜金設饌。與宗族鄉黨共享其賜。且趣賣餘金。以供酒食之具。不問產業也。子孫不知其意。託昆弟老人。勸置田宅。廣乃爲老人言。所以不爲子孫謀者。乃是深爲子孫謀者也。蓋舊業儘可自給。增益有餘。則不復勤力而怠惰。是適以害其子孫耳。賢而多財。損其學道之

志。愚而多財。增其驕侈之過。況多財不散。怨以集之。內以益其過。外以生其怨。多財之累子孫如此。此聖主惠養老臣之物。樂與鄉黨宗族共之。而不必留餘者。爲此故也。觀廣之言。則世之積財以貽子孫。戚戚然常憂不足者。豈非惑之甚耶。

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漢書逸民傳。龐德公。襄陽人。居峴山之南。後入鹿門山。採藥不還。劉表。漢宗室。爲荊州刺史。表疑龐公躬耕不仕。無官祿以遺子孫。不知富貴者易危。勤勞者常安。世人據爵祿以傳子孫。而使之爭鬬。是遺之以危也。今吾之居畎畝而無富貴可圖。是遺之以安也。雖與襲位傳國者不同。然有田可耕。不可謂之無所遺也。表聞其言。歎息其立志之高。不可以利祿動也。厥後表子琮爲曹操所滅。則表之所遺子孫者果安在乎。龐公安危之論。蓋有所指矣。

陶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遺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晉書。淵明、字元亮。潯陽人。力、僕也。淵明爲令。不攜妻子同往。其在任時。送一僕與子。寄書曰。汝旦夕採薪汲水之費。自己供給甚難。今以此力助汝。奴僕雖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味淵明之言。藹然思厚。世之虐使僕役者。可以省矣。

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暐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且溫顏

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凊。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賚。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北史列傳。崔孝芬字恭梓。博陵人。弟孝暐等事兄盡恭敬和順之禮。凡一坐一食。一進一退。聽兄所命。恭之至也。蚤起旦溫顏色。如孝子之有愉色。順之至也。一錢尺帛。不存私室。每冠婚喪祭。有所需之費。必相聚對。議其豐儉多寡之數。而後給用。以致諸婦觀感。亦相親愛無私。其兄弟孝義慈厚如此。更有難者。其叔振既亡。芬等之事叔母也。無異已母。旦夕溫凊。寒致其煖。暑致其涼也。出入啓覲。出必告。反必面也。家事無問大小。一以咨啓。而聽叔母決斷。所得之物。悉歸叔母。不敢有私財也。分賚多寡。一聽叔母裁度。不敢專制也。如此二十年如一日。其孝友之行。豈易及乎。

王凝常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樸。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出文中子關朗篇。凝字叔恬。文中子弟也。慄、嚴肅貌。常居亦必嚴肅。則無不敬可知矣。敬所以修身。身修而後家可得而齊也。子孫相見。必以禮服。閨門之內。嚴如朝廷。此齊家之大綱也。言其目則有勤儉恭恕四教以治之。有冠婚喪祭四禮以正之。至於聖人之書。乃禮義之宗。公服禮器。乃禮法之守。不可以借人。而亦不可以借於人也。垣屋什器。取其堅樸。堅則久而不壞。樸則質而不侈。若務華飾靡。則易壞而苟費矣。經畫門巷。栽植樹木。必方整成列。若傾斜失次。則苟亂矣。蓋其爲人不苟。故每事不苟如此。此章言簡而理盡。詳味之。則齊家之道。本末精麤。無不在

是矣。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唐書孝友傳。公藝。東齊人。麟德。唐高宗年號。張氏九世同居。三朝重其義。皆旌表之。忍。耐也。卑幼責望尊長之不均。尊長責望卑幼之不備。是以遂成乖爭。若上下相與忍之。則家道自然肅雍和睦矣。愚按古之言睦族者。立愛惟親。立敬惟長。未嘗以忍爲言也。公藝百忍之對。古今以爲名言。將愛敬之外。別有一法。專以含忍爲事乎。曰忍所以克其不愛不敬之念。以全其愛敬者也。夫愛敬之心。根於天性之固有。而衣食不均。禮節不備。更相責望。遂爲乖爭。則人欲之私。不能自制者也。始於一念之不平。終成家庭之嫌隙。其能一朝居乎。忍者。制人欲之私。以還天性之本。勿以薄物細故起憎心。勿以較短競長傷和氣。爲尊長者以忍爲心。而不責備其下。爲卑幼者以忍爲心。而不違逆其上。則乖爭之忿息。愛敬之良全。自可以聚世同居而不替矣。

韓文公作董生行。曰。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年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

惟有吏日來徵租吏索錢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感感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彷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爲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文公名愈字退之唐昌黎人董生名召南行歌類作爲詩歌以贈之也言淮水源出桐柏東流奔馳千里不止灑水出桐柏之側不能如淮流千里之遠只百里便入於淮以淮水起興以灑水比董生隱約未遇也夫士必得志於時而後功業可以及遠今董生隱居行義刺史不薦名聲不達於天子而爵祿不及於門吏來徵索窮苦不堪朝耕夜讀盡日不得休息樵於山以爨漁於水以供上孝其父母而下慈其妻子孝慈之行不求人知而天獨知之祥瑞之事見於家庭狗雞異類和氣相感董生行義當世孰能比之乎彼有夫婦兄弟不慈不友居官不法禍將及之而貽父母以憂者獨何心乎終歎董生之難及也讀此詩知門內之行學者當素位自盡豈必得志於時乃足表見乎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莫不離小齋燭

至則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疏遠必爲擇壻嫁之皆用刻木妝奩繒文絹爲資裝常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及公綽卒仲郢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爲京兆尹鹽鐵使出遇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莫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爲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爲搢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屣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見溫公家範公綽字子寬唐華源人公權公綽之弟按柳氏家法至爲詳備而和兄弟教子孫則其至要也中門東設小齋公綽與公權兄弟二人終日不離乎此決私事接賓客諸兄弟會食皆於齋中夜則命子弟一人宣讀經史以廣其見聞又講論做官治家之法以勉其行事或論文以發其才思或

操琴以養其性情。夜深然後歸寢。如此二十年如一日。家庭自相師友。子弟所以樂有賢父兄也。至遇饑荒之歲。則諸子皆蔬食。且舉先君之訓。以示不忘。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家法之嚴如此。子弟烏有不賢者乎。於姑姊妹姪有無父無夫者。雖五服以外。必爲擇壻嫁之。而其妝奩。惟取刻木爲之。則質素易成。繩、繫也。繫絹染爲文者。以爲資裝。惟欲其及時而嫁。不待豐備也。公綽既卒。其子仲郢能繼父志。事叔父有禮。官京兆尹兼鹽鐵使。遇其叔父於路。下馬端笏立。候其過。歸必束帶迎候。皆所以致其恭也。雖公權屢以爲言。辭以不必如此。仲郢終不以貴而忘敬也。然不惟公綽爲父之家法盡善。卽夫人韓氏爲母之家法。尤盡善。蓋韓夫人爲相國韓休曾孫。家法久爲仕宦縉紳法式。及歸柳氏。未嘗啓齒而笑。是其持身之嚴也。不用綾羅錦繡。卽歸寧。但乘竹籉二僮步隨而已。是其居家之儉也。用苦參黃連熊膽三味爲丸。賜諸子含之。謂學從苦入。是其教子之勤也。觀柳氏內外一德。世代遵守。故家法著名於公卿閒。可爲後世之楷範也。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出五代史。陳氏名褒。南唐人。十世同居。宗族共七百口。不置奴婢。凡有事務。皆是少壯者服勞。供役使。每日會食於堂上。設廣席。以次列坐。而共食之。男婦長幼。皆有別。男子會食於一堂。婦人亦會食於一堂。男女未冠笄者。別席。各有條規。久而不亂。鄉鄰化其德。犬亦愛其類。有百犬共牢而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異哉。

溫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惟故李相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

於翰林學士宗諤下制也。李相名昉。字明遠。滁州人。爲宰相宗諤、昉第三子也。人家子孫繁衍。各有異志。能同居共爨者少矣。惟李相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其立法。將田園所收之租利。邸舍所收之賃錢。及居官之俸祿餘資。皆收藏之一庫。則所以經其入者有常數矣。又計人每口日給若干。婚姻所費若干。喪葬所費若干。則所以經其出者有常數矣。乃分命子弟之賢者。掌管其出入之事。故用常足。而人不私。其規模出於公之子宗諤所制。蓋事必有法。而後不亂。又必有人以行其法。而後可以久而勿替也。

右實明倫。凡四十五章。首十一章。實父子之親。次八章。實君臣之義。次五章。實夫婦之別。次十章。實長幼之序。次一章。實朋友之交。後一十一章。實明倫通論。合而觀之。五倫中之常變順逆。無所不備。而處變處逆者尤多。學者誠能於此精察而力行之。則人倫各盡其道。推之治天下國家。不難矣。或問此篇似少朋友之義。朱子曰。當時是衆編類來。偶缺此耳。大抵讀小學書。要在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可也。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第五、覆姓。倫、名。京兆人。漢章帝時爲司空。人以公正稱之。或疑其不能無私。故以爲問。而倫答之如此。蓋行事之得失。人所共知也。心術之公私。己所獨知也。卻其物而不能忘其人。欲舉而終不敢用。是玩物徇情之私。不能無也。一夜十次往問。似厚於不省視。竟夕不安。又厚於退而安寢。是近名溺愛之私。不能無也。若倫者。自知甚明。而毫無迴護之言。過於自欺欺人者遠矣。朱子曰。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私意。又曰。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意。便是避嫌。然他自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會省察也。大抵學者最要先辨心術。心術私。則行事無不私。

常人之心膠膠擾擾何止於第五倫所言者欲行事之善難矣學者當返觀內省使其心術光明正大然後可以進於聖賢地位也

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寬字文饒漢安農人恚怒也裝嚴謂衣冠裝束嚴整也凡人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故器量褊淺之人微激之而遽怒寬雖當倉卒之時而無疾言遽色其平日涵養異乎常人矣乃夫人欲試之使怒故令婢羹汚朝衣此人情之最易發怒者而寬處之如平常且慮羹傷婢手其性度之寬洪豈強制者所能爲乎考後漢書本傳寬爲南陽太守不忍用刑以蒲鞭示辱其爲政仁厚如此

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

建武初爲左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與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湛字子孝東漢扶風人矜嚴矜莊而嚴厲也漢以京兆馮翊扶風爲三輔平陵鄉名寺門漢九卿所居之門也湛矜嚴好禮一動一止皆有法度雖居幽室衣冠亦必修整遇妻子若嚴君無時無地而不敬也在鄉黨則詳盡其言而不敢躁端正其色而不敢慢三輔之人奉爲儀表後爲左馮翊太守告歸故里望官府公門即下車步行主簿疑其自輕湛乃以禮告之觀其言眞可謂好禮之君子矣

楊震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莫夜

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震字伯起。漢弘農華陰人。嘗爲荆州刺史。舉薦士密。後震遷東萊太守。將之郡。道經昌邑。密適爲邑令。謁見時。懷金以遺之。謝薦舉之恩也。震訝而詰之曰。故人知君之賢。故相薦。君不知故人之志。何乃懷金以相汙也。密對以暮夜無知者。豈知君子之德。明不欺天。幽不欺神。內不欺心。外不欺人。一念之發。一事之動。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昭布森列。何可欺也。而謂暮夜無知者耶。震可謂得愼獨之學矣。宜密之懷愧而去也。

茅容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容字季偉。漢陳留人。夷踞、蹲坐也。危坐、斂膝而坐也。林宗名泰。太原人。容當避雨之時。衆皆蹲坐。而容獨危坐愈恭。蓋造次之際。氣象矜持。自異於等輩。林宗有知人之鑑。因其動止之異。乃與之言。又知其胸次之不凡也。及請留宿容家。容殺雞以供其母。而自以草蔬與客同飯。無一毫世俗納交之意。容本田野之人。生質之美如此。林宗歎其賢。因勸其勉學以成德。非林宗不能知茅容。非茅容不足以當林宗之知也。

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莫運百甓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後爲荆州刺史。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

膠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撦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晉書列傳。侃、字士行。鄱陽人。豐、甄也。參佐、參議佐貳之官。撦撦、蒱博局戲。按陶侃爲廣州刺史。是時東晉立國江左。中原爲劉聰石勒所據。侃方欲致力以恢復之。若過於安閒優游。恐不能當事。故早晚運甓以習勤勞。及後都督荆州。閫外多事。而能酬應不遺。惟其平日習勤既久。故不爲事多所困。足以當一方之重寄而無難也。蓋於惜分陰以勉人。卽是朝暮運甓之意。蓋以時人喜逸游而畏檢束。好荒醉而憚勤苦。故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不敢苟逸。況衆人不及聖人萬一。雖分陰亦不可虛過也。生無益於時。謂不能建功業以福國利民。死無聞於後。謂無功業可傳述也。虛生浪死。與物類何異。侃之自勵如此。故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侃乃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扑。而以牧豬奴責之。怒之甚也。且老氏談虛無。莊子尙曠達。乃輕浮華僞之習。非先王之法言。無益實用。不可行於世也。君子當正其衣冠。使人尊而敬之。攝其威儀。使人畏而象之。何有蓬頭亂髮。養其虛望。自謂宏大曠達耶。士風之壞於晉。絕滅禮法。人理或幾乎息矣。陶侃乃能於橫潰之際。卓自樹立。以矯正之。其心術威儀。皆可爲後世法。宜朱子摭而列之於此書也。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

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沈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唐書文藝傳。勃字子安。龍門人。文中子之孫。炯華州人。照鄰范陽人。賓王婺州人。行儉字守約。絳州人。有知人之鑒。言士之能致其遠大之用者。先以器局識量爲本。而後以文詞藝術爲用也。若浮躁而不沈靜。淺露而不深藏。則德量不足。必非遠到之器。豈能享受爵祿耶。縱有文才。亦不足貴矣。令終善終也。厥後勃父謫交阯令。勃往省之。度南海溺死。照鄰惡疾不愈。赴潁水死。賓王以徐敬業敗被誅。炯終於盈川令。皆如行儉所言。按行儉料四傑之無成。可謂高識。夫以爵祿外物。猶非浮躁淺露者所能享。況聖賢道德。其能勝任乎。士之所重在器識者。原不止爲享爵祿之地。果其器識宏遠。則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雖陋巷韋布而識者以大受之望屬之。又何有於爵祿乎。行儉之言。特爲世之負文才而輕薄者下鍼砭耳。學者須知文人無德。雖倖享爵祿。猶不足貴也。

孔戡於爲義。若嗜慾。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怯。如懦夫然。出韓昌黎集。戡字君勝。孔子三十八世孫。其行義也若嗜慾。不顧盡前後而爲之。見義勇爲也。於財利祿位。則畏怯如懦弱無能之人。不急於進取也。義利兩途。乃心術邪正之所以分。世人趨利如鶩。而於義則退阻不前。觀孔戡之爲人。非審於義利之分而守之固者。其能然乎。

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爲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款洽。外藩、謂節度使。取屏蔽之義也。其子、卽仲郢輩也。節度使門得列戟。故曰戟門。公綽位居外藩。教子謙謹。絕無勢利之氣。子來省覲。入境不使人知。恐有逢迎饋遺之勞費也。至門下馬。不欲其驕傲。幕賓僚屬之官。呼爲丈而納拜。行子弟之禮也。未嘗笑

款洽無私交也其家法之嚴如此宜諸子之皆賢矣此與下二節皆柳氏家訓

柳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爲大鎭廈無良馬衣不熏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家法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凡理藩府急於濟貧卹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貸廩軍食必精豐逋租必貰免館傳必增飾宴賓犒軍必華盛而交代之際食儲帑藏必盈溢於始至境內有孤貧衣纓家女及笄者皆爲選壻出俸金爲資裝嫁之此言仲郢正己居官能守家法而推行之也禮者律身之規矩仲郢頃刻不違乎禮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必束帶所謂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是也及出爲山南劍南太平三道節度使處富貴而屏紛華廈中無良馬不以香熏衣舉此二端則服御之儉素可知自公而退手不釋卷至於守家法以居官則不奏祥瑞恐詔諛以欺君也不度僧道恐異端之惑衆也不寬假受贓之吏恐貽害於民也急於孤貧假貸者賑恤當先也廩軍食必精豐者兵食當重也逋欠之租必貰免者民力當寬也館傳必增飾者待賓旅當厚也宴賓犒軍必華盛者以待賓勞軍不可嗇也至若交代之際人多匿其羨餘以爲肥己之資今乃食儲帑藏盈溢於始至者出納有稽用無所私而致此也孤貧簪纓之家出俸金以嫁其女者一則閔其無託一則使不失時仁厚之至也以上皆家法如此而仲郢能推廣行之可謂善繼善述者矣

柳玭曰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

月俸金爾。豈於汝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爲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歎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爲賈相餗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勖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出飲之。食頃而終。賈爲出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王賈皆遘禍。噫。王以珍玩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耶。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閒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王涯。唐宰相。掌利權。謂其兼度支鹽鐵權茶等使也。竇氏女。涯女嫁竇氏者。婚姻會。因婚姻而燕會也。賈餗。亦宰相。奴僕曰蒼頭。恃主勢。張威福。馮爲餗門人。恐其生事。故召而戒之也。浹旬。滿十日也。青衣。童使也。文宗太和九年。王賈二人。皆爲宦者仇士良所殺。柳玭舉此事以戒子弟。欲知貪利之禍也。人之心術邪正。只在義利之閒。事之禍福倚伏。亦只在義利之別。乃有明於此而暗於彼者。總爲知利而不知義。趨利而不顧害耳。以王涯告女之言觀之。知一釵七十萬錢爲妖物。必與禍相隨。此明理之言也。然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更有甚於物者。使能居寵思危。何至有殺身之禍耶。馮球一郎吏耳。乃使其妻首飾有七十萬錢。則蠹貨可知。又不知語默之宜。身蹈禍機。此乃貪昧小人。不足論矣。至於賈餗爲相。而奴僕恃勢張威。害門客於牆廡之閒而不知。豈非昏蔽之甚乎。宜與王涯皆及禍。而不能保富貴以善終也。一事謂玉釵也。作戒數端。珍玩不可貪。一

戒也。恩讎不可恃。二戒也。溺愛而不能正家。三戒也。失言而不能保身。四戒也。壁臧獲而恣威福。五戒也。凡此特舉其大略。苟細觀之。爲戒尙多。大抵學者讀書論事。善者當法。而惡者當戒。能如是反觀內省。則隨處有益。

王文正公發解南省。廷試皆爲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公名曙。字孝先。宋青州人。仕至宰相。封沂國公。文正其謚也。公鄉試省試廷試。皆第一。人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以爲高官厚祿。從此受用終身矣。不知世俗所圖。只在溫飽。豪傑有志之士。遭時遇主。得行所學。則上爲德。下爲民。經綸事業。一生做不盡。志豈在溫飽乎。文正公此言。眞足以破流俗之見。而不愧科名矣。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自誦之言。見公所作岳陽樓記。言天下之人未憂。吾已先處其憂。天下之人皆樂。吾然後享其樂也。公自少時。以天下爲己任。故其言如此。有萬物一體之志。而不爲一身一家起見也。其上而事君。下而待人。一切以理自信。不以見利而趨。見害而避。故凡有作爲。必詳盡其設施之方法。理所當盡者。爲之於我。數之不可知者。聽之於天。雖聖賢不能必其成敗。吾豈苟焉以爲可必哉。董子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諸葛孔明。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逆覩。自古大賢處事。只認一箇義理當然處。故其心術光明正大。如青天白日。百世共見。讀文正公此言。合董子武侯二人之言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

司馬溫公常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見溫公格言。無過人。猶言無異人處也。公平生誠實不欺。故凡有所爲。內可以對妻子。外可以對朋友。上可以對君父。下可以對天下之人。自謂未嘗有不可對人言之事。公之自信深矣。學者因此言而自省其身心。必使表裏如一。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然後爲君子也。

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魏高士傳。寧字幼安。朱虛人。漢末避亂海外。講詩書。所居成邑。民化其德。魏文帝立。召寧。浮海還郡。陳情不仕。古人危坐如跪。兩足屈膝向後而坐。箕股。謂兩展其股如箕也。寧坐木榻。五十餘年。未嘗箕股。所以榻上當膝處皆穿。言坐之端且久。見其持身之敬也。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身養性爲本。寡嗜欲。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勢利紛華。聲伎游宴。以至於博弈奇玩。淡然無所好。正獻公名公著。字晦叔。夷簡子也。治心。收其放心。養性。養其德性。天理人欲。相爲消長。有一分人欲。即消一分天理。故治心養性之功。莫切於男女飲食之際。嗜欲寡則神常清。滋味薄則體常泰。至於日用酬酢。無驕快之言。無急遽之色。無忙迫之步。無惰慢之容。以至戲笑鄙俗之語。未嘗出諸口。是其威儀之敬謹又如此。然物之移人心志者。莫如勢利紛華。聲伎遊宴。與夫局戲圍棋。圖畫玩好之類。數者有一於此。皆足以累其心性。正獻一切無之。則治心養性之功專。可謂得講學之要道矣。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此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是也。然先生非有意而爲之。蓋德盛仁熟。自然而然耳。端坐如泥塑。敬也。一團和氣。和

生於敬也。朱子贊明道像曰。元氣之會。渾然天成。於此可想。

明道先生作字時甚敬。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只此是學。此見先生無事而非敬也。蓋作字稍有忽心。則其執事不敬也。若有心要字好。又是玩物喪志矣。只此是學。卽此作字之敬。便是爲學工夫。薛文清曰。事有大小。理無大小。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便有欠缺閒斷。故作字雖小事。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又按朱子曰。這也可以收放心。非是要字好也。爲之銘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流。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此銘可以想明道作字時氣象。

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

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栝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見元城語錄。下同。公名安世。字器之。謚忠定。大明府人。熙寧六年進士及第。不就選。從司馬溫公講學。誠者。眞實無妄之謂。易曰。修辭立其誠。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存心不妄。則出言不妄。出言不妄。則操行亦不妄矣。故行誠必自不妄語始也。揉曲曰隱。正方曰栝。皆制木之器也。掣肘。如肘欲動而身挽之。矛盾。如矛欲刺而盾蔽之。皆相違之意。劉公初聞不妄語之教。以爲易行。及退而自檃揉。但覺言行自相違背者多矣。始知不妄語之難。而行誠之要。莫切於是也。自此篤行七年。而後言行相顧。內外相合。處事坦平。而從容有餘矣。誠之可以終身行者如此。

劉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攲側肩背疏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劉公卽忠定公也談論過於一時之久則精神未免懈怠矣公嚴肅整飭見於四體者若是則其心之篤敬可知矣朱子曰劉元城每與人相見終日不甚交談欲起屢留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元城曰人坐久常傾側久坐而不傾側必貴人也故觀人之坐起可以知人之貴賤學者無持敬工夫則威儀不能自檢亦可愧矣

徐積仲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身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爲本事母至孝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卒諡節孝先生

學在於力行則爲已之心勝而功名自淡故不復求仕進也初安定教以頭容直卽因頭直而知正心之學蓋心正則無往而不正矣朱子以爲這樣人都是資質美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爲惡學者觀此當知威儀心術相爲表裏不可不正也

文中子之服儉以絜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於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

絜潔同文中子所衣之服儉素而不華潔淨而不汙無長物者但稱用而無餘剩也綺羅綿繡過侈而無用故不入於室黃白麻絲自然之色君子非此不御青碧染造爲之則與婦人爲宜又有正色閒色之別故服之不苟也

柳玭曰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淸列非速客不二羹胾夕食豉藿匏而已

高氏兄弟三人長鈇翰林學士次鉉給事中次鎚禮部侍郎皆居淸要之列遽客召客也夕食晚食也豉嚼也君子貴淡薄世味雖居富貴豈可恣情口腹高侍郎兄弟俱爲顯官而自奉能甘淡泊如此此豈飮食之人哉

李文靖公治居第於封邱門外。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輔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出溫公訓儉文。李公名沆。字太初。位宰相。謚文靖。宋洛陽人。封邱、宋都門名。廳、所以治事。故曰廳事。旋、回轉也。廳事窄隘。僅可旋一馬也。太祝奉禮。皆世蔭之官。言在今日爲宰相廳事。則誠覺其隘。在異日子孫爲太祝奉禮。則居然寬敞矣。蓋公樂室之儉。正其貽謀之遠。世有高門大宅。子孫不能保。而易其主者多矣。荷其世守不失。雖隘何傷乎。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公名知白。字用晦。宋滄州人。初爲河陽掌書記。後爲宰相。謚文節。夫當其始也。職卑祿薄。自奉甚約。宜也。至爲相後。亦如是。故或人疑而問之。公歎息曰。吾今日之俸。雖一家之人。皆衣錦繡之衣。食珍貴之食。何憂不足。但念人之常情。從儉約而入奢侈。則於情爲順。故易。從奢侈而反之於儉約。則於情爲逆。故難。況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蓋罷相則無俸也。此身豈能常存。蓋身亡則無祿也。設若一日俸不有。身不存。而異於今日。家人慣熟奢侈已久。不能頓行節儉。則所積者必易蕩費。而流離失所隨之矣。豈若我自奉之薄。不論在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而無失乎。觀公此言。所慮者遠矣。吾見膏粱子弟。失勢之後。落魄不堪。安能效寒士固窮之素哉。文節此言。眞堪三復。

温公曰。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棃栗棗柿。肴止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當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温公父名池。字和中。内法、謂宮内造酒之法也。發書、發請客之柬也。言賓客之宴。不可過侈也。温公遽父爲官時。客至。置酒有節。果肴器具。不過日用常有。客可常來。主可猝辦。故會雖數而禮愈勤。物雖薄而情彌厚也。當時士大夫家皆然。故人不相非。近日風氣不及昔時。每以奢靡相尚。酒必内法。果必珍異。肴必多品。器必滿案。數日營辦。然後敢具啓以會賓友。物則盛矣。而會不能數。禮不勤而情不厚。不過相習成風。以免鄙吝之譏。而奢侈之弊。不可勝言矣。故欲挽回敝俗。必在上者有以禁之。縱不能禁。而忍助之乎。夫儉美德也。而人反以鄙吝目之。獨不思用度無節。必至傾家破產。及其資生無策。乃妄謁非義。寘廉鮮恥。不更可非笑耶。主持世道者。宜留意焉。

温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

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聞喜、進士宴名。溫公承家世清白之後。天性復不喜華靡。自爲乳兒時。已然。大抵德業遠大者。當其幼也。根器便自不同於人。登第簪花。衆人榮之。然公之意。以爲仕之進身有未易稱者。科名本是常事。不欲隨俗爲榮。因同年之勸。乃勉簪一花。卽幼時羞赧金銀華美之意。衣食所以適身。取其無缺足矣。固不當過於華美。亦不必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隨其素分順性所安。可也。推之凡事。無不以中道爲貴。

汪信民嘗言。人常斂得榮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歎賞。信民、名革。宋臨川人。斂榮根。甘淡泊之意。言人能甘淡泊。不爲口腹所累。則志氣清明。見義必爲。凡事皆可做矣。康侯、文定公字也。擊節、擊手指節也。歎賞其言。謂其有益於學者。朱子曰。學者須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生死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便死。亦何用犯分犯義。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斂榮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右實敬身

凡二十八章。首一十四章。實心術之要。次七章。實威儀之則。次一章。實衣服之制。後六章。實飲食之節。雖有古今時異事殊之分。總歸於敬以持身而已。蓋身者五倫萬事之根本。苟不持之以敬。何以接應事物而敦行倫紀乎。故朱子採敬身之善行。以訓蒙士。必以無處不敬。無時不敬者爲樣子也。按小學一書。言理而必證之以事。言古而必參之於今。內外二篇。合三百八十五章。句句字字。皆是至理。句句字字。皆是實事。學者盡心以讀之。則不見其意味之深長。誠能一一實體諸己。久之。覺一言一動。離卻此道理。便不成人。乃知朱子說此書是做人底樣子者。非欺我也。下學上達。莫切於此。亦莫先於此。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小學集解

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纂輯者 張伯行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鮑嘉祥）